DOI:10.13718/j.cnki.xdsk.1983.01.009

『白狼歌』族称研究质疑

彦　华

《后汉书·西南夷传》和《东观汉记》上记录的《白狼歌》，在民族历史和藏缅语研究等方面有重要价值，已是人所共知。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至八十年代，中外学者如丁文江(1920、1936)[1]、王静如(1932)[2]、闻宥（1936）[3]、马长寿（1940)[4]、董作宾（1940—1941)[5]、丁骑（1942）[6]、方国瑜（1944）[7]、F.W.Thomas（1948）[8]、PaulK.Benedict（1972）[9]、W.South Coblin(1974、1979)[10]、陈宗祥、邓文峰(1979、1981）[11]、马学良（1980、1981）[12]、西田龙雄（1980）[13]等前后共有十余家对《白狼歌》的族称、语言和历史等问题进行研讨，并都陆续取得了一些结果，值得注意。关于《白狼歌》的语言、历史等问题，本文不拟讨论。在这篇短文中，仅对今人关于《白狼歌》族称的研究结果谈一点意见和看法。

在这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过程中，关于《白狼歌》的族称问题，以王静如先生的研究结果影响最大。王先生在其专论《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一文中，除了对《白狼歌》的语言问题做了系统研究外，还对《白狼歌》的族称问题提出了一个新的意见，为今天的民族学界所广为采用。而我认为王先生关于白狼族族称的这个新见是值得商榷的。

王先生关于白狼族族称的考订可以简述如下：

《白狼歌》凡三首，第一首"远夷乐德歌"有"蛮夷贫薄"一句，第二首"远夷慕德歌""有蛮夷所处"一句。此二句中的"蛮夷"，白狼语的译音汉字均是"偻让"。王先生认为此二字当是白狼族自称之名。"偻让"汉字古音应是klou—sou，义为"白人"。至于klou—sou何以为"白人"，以及其与今地有关民族的联系，王先生说："当我知道倮㑩语白为hlou，苗语白为kleou，因中国上古偻为kl-而构成偻即白狼"白"的假定；当我知道白狼的狼字，夜郎的郎字正译让音，因人字谐干，而设想西南诸语上古人有n，s等音以定sou为让ηψiaη音的转变的时候，我就作这样着想，不知今日的白狼故地是不是还有近似白狼语的语言，而其民族之名也恰为klou-sou一类的音的没有。这很喜幸，不久就从《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中找到白狼故地笮都有操夷语者，其语言在下节与白狼语比较表中，知其大致相同，并且他的名字就叫Hlan—so，或Hlon—so，这真是太凑巧了，他给我的假定添了顶重要实证，完成我的白狼即偻让（偻让即Hlan—so)夜郎即no—sou的说法。"（笔者按：着重号是原文所加)。王先生还说："前边我已说到白狼故地今日雅州一带仍有Hlansou这个民族，我现在根据《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Langues des peuples non Chinois de la China)所调查的语言和白狼语十八个字（因为这种语言的调查，所录不多，而《白狼歌诗》本来也不多，所以二者全都有的，更少）作比较，看出他很有些关系，只是此语演变的很利害，不及古藏语能够得些有趣的研究罢了。可是他因此更能证明'白狼'确系偻让klou sou：且此klou sou之转为今日之Hlan—sou得了种重要的根据。……以上十八字，为有字必录，不问其合于白狼语否，结果除'来'字外，大致可寻出他的音位相同点。这个相同点，就使我知道此语确实为白狼古语之子子孙孙，而此种民族之名Hlanso正乃余构定白狼古名为klou—sou之音变啊！"[14]

以上基本上是王先生对“白狼”族族称考订的全部内容。

王先生此说，影响颇大，除了涉及夜郎的部分与本文无关姑置勿论外，他的其余说法被一引再引，似乎已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较早的说法我们可不必列举了，仅以七十年代以来有影响的三家为例，即可见一般。

陈宗祥、邓文峰二先生在《白狼歌研究述评》一文中对王先生此说基本上持肯定态度。关于王先生对“偻”字音义的考订，他们说：“以‘偻’为Hlou或klou的记音，其意为‘白’，是可从的”。关于王先生把“偻让”与《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记的所谓雅州一带的Hlan—sou族语言进行联系，他们说：“我们认为这项比较研究是很有希望的。因为Hlan—sou族既住牧于雅州，地点与‘筰都’相近。Hlan—sou与Hlou—sou或klou的音读相似。深入的摸索下去，自然可能能得出正确结论的”。[15]。

日本西田龙雄教授在近著《倮㑩译语的研究》一书第六章“倮㑩文字的系统”中亦详细介绍了王说，虽然西田教授认为王先生从《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中的Han—sou族语言中只找出十八个词汇与白狼语进行比较显得太单弱以外，在对王氏的族称解说及其与Hlan-sou族的联系上则未提出任何异议[16]。

最近马学良先生在《彝文和彝文经书》一文中亦推阐王说云：“‘偻让’汉字古音据王静如先生考证是‘hlou—sou’[17]，与今之彝族有自称为楚素（tru—su）音近。彝语tru意为‘白’，‘白狼’之白可能即tru之意译。今彝语tr的实际音值是舌尖卷舌音〔t〕，多与彝语方言的清边擦音hl对应。如此，白狼歌是彝族的古歌就又多一佐”。[18]进一步肯定了王先生对“偻让”二字音义的拟定。

综上所引可知，王先生及其赞同者关于《白狼歌》族称的考订结果可以简单归纳为以下二点：

1.“偻让”古音为klou—sou，义为“白人”，为该族自称。甚或klou—sou有可能是某彝族支系的称谓。

2.白狼语与《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一书所记的所谓雅州一带的Hlan—sou族语言有关，族称相合，因此认为Hlan—sou乃是白狼族古名“偻让”klou—sou的音变。

我在研究《白狼歌》族称问题的过程中，发现王先生的这些说法以及今人据此所做的新阐述都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在族称的意义和与今地有关民族的联系上问题较大，下面我们从自称问题、语音问题、语义问题和今地问题四个方面对此说提出商榷。

一、自称问题。白狼族的民族称谓是“白狼”还是“偻让”，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以为目前文献无征，尚未可遽下论断。首先，关于“偻让”一名，是该民族的自称还是其他民族对他们的他称，抑或更有何其他意义（如可能是泛称，泛指当时的西南少数民族或所谓“野蛮之人”之谓），我以为目前均尚不能确切论定。其次，“白狼”一名也显然不象是纯粹的意译。我们认为“白狼”有可能就是该族的自称或他称。这一点有的研究者也有类似的看法[19]。

二、语音问题。即使承认了“偻让”为该族自称，但在语音上也有问题。“偻让”的古音王先生拟为klou—sou，“偻”字拟为klou，这是有可能的，但也不无问题[20]；而“让”字古音拟为sou，则实无根据，声母韵母均与今上古音研究者的构拟相差太远（如李方桂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中把“让”字拟为njang[21]，几乎与王先生拟的sou毫无共同之

处)。王先生的有关解说亦不能成立，限于篇幅，此处不拟赘述。

三、语义问题。即使承认了"偻让"是该族的自称，"偻让"的古音是klou—sou，而klou是否是"白"的意思，我认为目前也尚难论定。王先生举撒尼彝语称"白"为hlou，花苗称"白"为kleou及kleeu，因此推测"偻"字的klou就是"白狼"的"白"意。马先生则进一步指出："'偻让'，汉字古音据王静如先生考证是'hlou—sou'[22]，与今之彝族自称为楚素（tru—su）音近。彝语tru意为'白'，'白狼'之'白'可能即tru之意译。今彝语tr的实际音值是舌尖卷舌音〔t〕，多与彝语方言的清边擦音hl对应。"[23]

按：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王先生等人的说法至少有二点不妥：除了由于当时条件的局限，王文中所引的民族语言的记音不够准确的问题姑置勿论外，首先，即从逻辑方面推论，撒尼彝语的hlou是"白"义[24]，花苗称"白"为kleou及kleeu，自称"楚素"（tru—su）的彝族tru义为"白"，均并不能证明"偻让"的klou就是"白"，这个道理亦不难懂，就如同藏语的"白"是dker—po，并不能证明古汉语的dkar或者其类似形式亦一定是"白"义一样。亲属语言读音的近似最多只能表明在某种条件下是有可能如此，而不能表明一定是如此。况且仅仅根据一两个亲属语言的读音就大胆推论，显然不足置信。而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大量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言材料，更足以证明klou决不是"白"义（详后文）、所以王、马二先生的举证实不足为信。其次，我认为用苗语比较，似不很适宜。因为苗瑶语是否属于汉藏语系还有争议，至少在历史上"白狼所活动的区域内并无苗族。所以从区域语言学（Areal Linguistics）的观点看，这项举证亦不可信。

四，今地问题。这也是王说问题最多的一个方面。如前文所述，王说认为法国1612年出版的《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一书记有四川Hlan—sou民族与他拟的"偻让"古音klou-Sou相合，即认为从该族的族称和今地望上看应即白狼族的后裔，因谓"白狼故地今日雅州一带仍有Hlan sou这个民族"[25]。

按：今细检《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一书，该书一共比较了仲家语（今布依语）(4种)、苗语（7种）、民家语（今白语）（1种）、彝语（20种）、纳西语（2种）、西番语（8种）和蒙古语（3种）的共45种语言和方言的328个词汇。其中西番语部分的8种中的第4种，编撰者的说明如下[26]：

民族称谓	汉称	地望	省别	记录者
Duam Pou Hronsou （或Lansou）	西番	鱼通 （在打箭炉搜集来的）	四川	Comt d'olloue

王先生的全部根据显然是本此而来。但是我们现发王先生据此所做的研究和说明至少有四点不妥：

1.首先该族有两个称谓：Duam Pou与Hronsou（或Lansou），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尚不得而知，它们各是什么意思，我们目前也无法得知。王先生摒弃了第一个民族称谓不用，只引了该族的第二个称谓Hronsou（或Lansou），并把它写为Hlansou或Hlon—so[27]。这是引文不够准确。

2.指称太泛。《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所记的该族是在"鱼通"，并没有直说在雅州。据我理解，王文的"雅州"大致相当于今之雅安专区这样一个广袤范围。但鱼通几已不在此专区之内，即或如此，其地望与白狼故地的笮都（在今四川汉原东北）亦相距甚远。我以为这样的冒然联系也有失确切。

3.除了地望的出入以外，我们细检《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一书所记的这个 Duam Pou与Hronsou（或Lansou）语词汇，发现该语中当"白"讲的词是Chamba[28]，那么所谓该族称谓的Hronsou（或Lansou）的第一音节Hron或Lan显然均不是"白"的意思当可断言（至于其第二音节sou则可能是"人"的意思）。王说所据以立论的唯一根据至此已完全落空。

4.至于王先生构拟的"偻让"古音klou—sou与《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所记的此Hron—sou（或Lansou）族称（王文引作Hlan—sou）的语言通转问题，显然，klou与Hron无论在声母还是在韵尾方面均差别颇大，王先生的解说亦并没有什么根据，其说自难令人置信，这里就无须一一剖析了。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所记的这一西番族称谓在音、义、地望等方面无一与王先生拟测的白狼族族称相关，因此，王先生提出的 Hronsou（或Lansou）与白狼的关系的一系列推论也就完全落空了。

根据以上四点，我们认为王先生的论说基本上是不可靠的，关于白狼族的族称及其与今地有关民族的关系，从根本上说还没有任何解决，有待于今后的重新研究和探讨。

关于白狼族的族称研究，我认为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藏缅语知识以及对川西民族的初步了解，不妨提出这样两点意见，以供参考：

一、这一地区的藏缅语中"白"字的声母多是pl—或phr—，"白狼"有可能是这个复声母音节的音兼意译。

白狼地望一般认为其中心地点在川西的汉源一带，位于所谓"汉藏走廊"之间，这一走廊地区的民族语言，虽然大都是属于藏缅语族，但从语言谱系的观点看，还应分为藏语支、彝缅语支和普米语支三个语支[29]。根据美国Paul K.Benedict的构拟，藏缅语的"白"有bok、ŋow=(s—)ŋow、plu三个语根[30]。此中前二个语根在国内的藏缅语族中还未见到有何根据，其第三个plu则是值得注意的。美国Robins Burling在他构拟的原始彝缅语（Proto—Lolo—Burmese）的423个词汇中，并没有"白"一词[31]。直到David Bradley在他构拟的原始彝语组语言（proto—Loloish）中才把"白"亦构拟为*plu，与Benedict的第三个形式相同[32]。我认为他们的这些构拟由于缺乏国内特别是川西地区的许多重要的藏缅语材料，未免有些不够准确。下面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将藏、彝缅和普米这三个语支的语言对于"白"的音读列举如下（同时附列景颇语支的音读以供参考），可以启发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藏 语 支

语言 词义	藏文	错那门巴话	墨脱门巴话	珞巴语
"白"	dkar—po	C'er(55)Po(53)	balinqmi	Punqlu

彝缅语支

语言 / 词义	缅文	彝语	傈僳语	基诺语	哈尼语	纳西语	载佤语	拉祜语
“白”	Phruu	a(33) tәhu(33)	Phu(33)	Pru(33) (Pro(33))	Phju(55)	Phər(21)	Phju(51)	Phu(35)

普米语支

语言 / 词义	普米语	羌语	嘉戎语	道孚语	炉霍霍耳语	木雅语
“白”	phrõ(55)	phri(33)	kθαprom	phru　phrɯ	phru　phru	phri

景颇语支

词言 / 语义	景颇语	独龙语	达让僜语	格曼僜语
“白”	phro(31)	monq(42)	lio(53)	kɯ(31)mphlung(55)

从上表所列可知[33]，这几个语支“白”的语音形式，绝大多数都是同源的，但表现形式却颇不一致。我认为至少就普米语支来说，其声母可能是p(ph)/l(r)—，而该复声母的第一音素送气与否与第二音素的流音成分是l还是r，则一时尚难决定，这还有待于更全面的研究以后才能确切解决。至于韵母方面，主要元音应是后元音o或u是不成问题的，但显然还应带有鼻音韵尾，这从嘉戎语的－m尾和普米语的鼻化元音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至于确切为何种鼻音韵尾一时也尚难决定（我认为墨脱门巴话、珞巴语和格曼僜语的－ng尾也不应忽视），但决不是Benedict和Bradley构拟的*plu则是无疑的，这里我们不妨把“白”的原始藏缅语形式暂拟为*plong或*prom，由此看来，汉字的“白狼”对译于这个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谓是相当近似的[34]。

“白”这个字是普米语支区别于其他语支的重要“特征字”之一[35]，我希望今后这类字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最后确定白狼族的族称和白狼语的系属问题。

二、最近语言学者在川西的鱼通的确发现了一个新的藏缅语族语言，但操该种语言的人自称“贵琼”[36]，它与《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所记的鱼通有称作Duam pou、Hronsou（或Lansou）的民族均不相合，我希望今后在做进一步的实地调查以后能对《汇编》所记的这二个民族称谓加以核定，搞清楚它们的意义，关系和性质，以便有助于彻底解决本文所提出来的白狼族的今地问题。

综上所述，我的看法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1.白狼族族称的音义还有必要重新加以论定，已有的说法均不足信据；

2.《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所记的鱼通有Duam Pou与Hronsou（或Lansou）等民族称谓有必要进行实地核实，我认为至少从音义和地望上看与王先生的“偻让”构拟 klou—sou并无关系；

3．“白狼”有可能是这一地区的藏缅语特别是普米语支“白”的*plong或*prom等复声母音节的音兼意译。

[1] 丁文江：《漫游散记》．《独立评论》第34期，1920；《爨文丛刻》，商务印书馆，1936．
[2] 王静如：《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载《西夏研究》第一辑，15—53页，1932．
[3] 闻宥：《读“爨文丛刻”——兼论倮文之起源》，《图书季刊》3卷4期177—198页，1936．
[4] 马长寿：《四川古代民族历史考证》，《青年中国季刊》第1卷第4期，1940．
[5] 董作宾：《读方编么些文字典甲种》，《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卷，59—66页，1940—1941．
[6] 丁骕：《白狼语汇订（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边政公论》1卷5、6期合刊，86—88页，1942．
[7] 方国瑜：《么些民族考》，《民族学研究集刊》第4辑，79—109页，1944．
[8] F.W.Thomas, N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61页．
[9] Paul K.Benedict,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1972, 9页．
[10] W.South Coblin, Review to Paul K.Benedict's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Monumenta Serica, 635—642页，1974; A new study of the Pai—lang songs.清华学报，XⅡ，1—2，pP、179—216，1979．
[11] 陈宗祥、邓文峰：《“白狼歌”研究述评》，《西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48—55页；《“白狼歌”歌辞校勘》，同学报，1981年1期114—116页转155页．
[12] 马学良：《彝语“二十、七十”的音变》，《民族语文》1980年1期12—21页；《彝文和彝文经书》，《民族语文》1981年1期8—15页．
[13] 西田龙雄：《倮㑩译语四研究》，京都，松香堂，1980，283—284页．
[14] 同注[2]，50—52页．
[15] 《西南师院学报》1979年4期51页．
[16] 同注[13]．
[17] 笔者按："偻让"王先生的构拟是Klou—sou，不是hlou sou《西夏研究》第15页、51页上印的hlou—sou当为印刷之误
[18] 《民族语文》1981年1期，12页．
[19] 同注[15]55页．
[20] "偻"字声母是不是Kl—型复辅音，由于缺乏确切证据，难以论定，至少这个形式与今上古音研究者的构拟均不相合．
[21]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60页．
[22] 同注[17]．
[23] 同注[18]．
[24] 据马学良：《撒尼彝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51，361页），当"银、白"义讲的撒尼彝语形式是 ɬɤ-l，韵母不是—ou．
[25] 同注[2]第51页．
[26] 《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Langues des peuples non Chinois dela Chine），Paris, 1912, p·14, Par le Commandant D'Ollone.
[27] 《西夏研究》第一辑第51页写作Hlansou，第50页写作Hlon—so．看来不象全是印刷之误．
[28] 《中国非汉语语言汇编》159页的第271号词是"Blanc"，即"白"．
[29] 参冯蒸：《"华夷译语"调查记》，《文物》1981年2期63页．
[30] 同注[9]，221页．
[31] Robins Burling: Proto—Lolo—Burmese, IJAL33 1, Part 2,1967．
[32] David Bradley: Proto—Loloish, Curzon Press, 1979, 342页，第507个词．
[33] 上表所引的民族语文材料，见于下列诸论著：孙宏开等：《门巴、珞巴、僜人的语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盖兴之：《基诺语概况》，《民族语文》1981年1期68页；S.S.Wang, The Tibetan Loanwords in Stau, MS1971; B.H.Hodgson: Sifan and Horsok, JASB22, 1853, F.W.Thomas: Nam, 1948, 91页．为了便于印刷，个别符号做了一些无碍大局的改动，调号也改成二位数字列在音标之后．
[34] 白狼语的系属我认为是属于普米语支，此处无须赘论．此外，史书上记载的白狼部落的活动地区为邛崃山以西的广大地区，也与今普米语支的分布地区相合．这些都可以证成我们的看法．
[35] 参R.Shafer: Ethnography of Ancient India, Wiesbaden, 1954, p.163; F.W.Thomas: Nam, p.88, 1948．总于语支区分"特征字"的问题，我以后将撰专文阐述，此处恕不多赘．
[36] 参《文物》1981年2期68页[5]；孙宏开：《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油印本，1982年1月，12—14页．